

不可能犯罪 诊断书

DIAGNOSIS:IMPOSSIBLE

爱德华·霍克

EDWARD D. HOCH

「我记得上次答应过你，等你这次来，要讲讲父母来北山镇探望我的事。」山姆·霍桑医生边倒白兰地边说，「那是一九三〇年的秋天，猎鹿季节刚刚开始。那年，我三十四岁，在北山镇开诊所已有八年之久。北山镇对我来说，比生我养我的中西部城市更有家的感觉。要对父亲解释清楚，那可真不容易……」

▼ 古典推理文库
CLASSIC MYSTERY

[美] 爱德华·霍克 著 石葱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Ⅲ

〔美〕爱德华·霍克 著

石葱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EDWARD HOCH Estate 2008.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07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3 / (美) 霍克著; 石葱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2
(古典推理文库)
ISBN 978-7-5463-4440-9

I. ①不… II. ①霍… ②石…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872号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III

作 者 [美]爱德华·霍克
译 者 石 葱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顾学云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4440-9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目 录

25	雪原中的猎手小屋	001
26	干草堆里的神秘尸首	031
27	圣诞老人灯塔之谜	055
28	诡异的墓地野餐	077
29	影院隔音室密室杀人	097
30	致命爆竹谜案	119
31	未完成的画布之谜	139
32	密封酒瓶毒杀事件	161
33	神秘消失的空中飞人	181
34	烟草熏制室之谜	205
35	雪地小屋密室杀人	227
36	避雷室谜案	253

雪原中的猎手小屋

“我记得上次答应过你，等你这次来，要讲讲父母来北山镇探望我的事。”山姆·霍桑医生边倒白兰地^①边说，“那是一九三〇年的秋天，猎鹿季节刚刚开始。那年，我三十四岁，在北山镇开诊所已有八年之久。北山镇对我来说，比生我养我的中西部城市更有家的感觉。要对父亲解释清楚，那可真不容易……”

★ ★ ★

我小时候总和父亲一同打猎，所以，我父亲哈里·霍桑退休后，想来新英格兰探望儿子，顺便猎猎鹿，也是很自然的事。父亲开了家利润不菲的纺织品商店，辛辛苦苦忙活了四十年，刚刚才退休。母亲和他同行。当然，两个人我都很欢迎。自从上个圣诞节参加完蓝思警长的婚礼后回了一次家，我还没回去过。我在北山镇八年以来，这也是父母第二次来看我。

① Brandy，以水果为原料蒸馏发酵的酒。主要指以葡萄为原料的酒。

我去车站接他们，帮父亲提上行李。

“我们只能待五天，而不是原先说好的一个月。”我父亲咕哝道，“你也知道你妈，一出门身子就不好。”他头发全白了，但还算茂密。而且，他精力像年轻人一样旺盛。我母亲正相反，总是病歪歪。

我带他们走向我新买的斯图兹汽车^①，父亲满意地嘀咕了两声：“你诊所的生意应该很不错吧，买得起这么好的车。”

“二手车罢了，”我说，“一个医生急着用钱，低价卖给我的。”

“我们给你的毕业礼物的不幸遭遇，我们听说了，我很遗憾。”我母亲坐到前座上说。

“是啊，烧光了。我很走运，当时不在车里。”我替她关上车门，绕到驾驶座这边。

我们先去了趟诊所，我带他们进去：“妈妈，这位是我的护士，爱玻。正如我经常跟你们说的，她帮了我大忙。”

爱玻这还是第一次见我父母，对他们热情而礼貌。我们正打算离开的时候，蓝思警长来了。他有力地握着我父亲的手：“实话跟你说吧，霍桑先生，您那位儿子可以当个很好的侦探。他帮我破了好多案，数都数不清。”

“哦？”我妈妈神色一震，“警长，本地犯罪率很高？”

“比你想象中要高。”他声音里居然有一丝自豪，“幸好有大夫

① Stutz, 美国汽车品牌，建立于1911年，以生产跑车和豪华汽车著称，是著名的奢侈品牌。

这种聪明人在。他脑子简直跟爱因斯坦^①那家伙一样灵！”

“我们得走了。”我跟往常一样，被蓝思警长的盛赞搞得有点尴尬。

“你们在本镇打算干点儿什么？”他问我父亲。

“哦，也许会去猎猎鹿。”

“天气很适合。”

“我有个笔友住在附近，”我父亲说，“他叫雷德尔·赛克斯顿。我想哪天开车去看看他。”

“噢，赛克斯顿很喜欢打猎！你应该看看他的武器收藏！”

“我很期待。他在信中提起过。”

蓝思警长舔舔嘴唇：“我给你点建议。马上去见雷德尔·赛克斯顿，就今天或明天。也许他会邀请你在他的山林里打猎。他名下拥有一片山林和一块池塘，那是本郡最佳的猎鹿场所。他甚至修了座打猎小屋，就在池塘附近。猎鸭也很方便。”

“谢谢你的提醒。”我父亲说，“回头见，警长。”

我本想陪他们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但老爸在听过蓝思警长的建议后，坚持要我在晚餐后，赶快给赛克斯顿打电话。我跟那人不熟。不过，换老爸去听电话后，电话两头的人显然都很激动，盼望着赶快见上面。根据他们商量的结果，我答应明天一早就开车送父母去赛克斯顿家。

① Albert Einstein（1879—1955），犹太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思想家及哲学家。他是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

“九点我还有个病人。”我在客房铺床时,对父母说,“我十点左右来接你们。到赛克斯顿家开车要二十分钟左右。”

雷德尔·赛克斯顿是本郡最后一位旧式地主男爵,如果在新英格兰地区^①本镇附近,可以使用“男爵”这种称谓的话。他名下的土地足足有三百英亩。当然,有些农场也有那么大。但雷德尔·赛克斯顿可不是农场主,甚至农场主里的绅士也比不上他。在战争期间,他靠倒卖军火赚了钱。虽然他现在跟赛克斯顿军火帝国已经没关系了,但公司仍然以他的名字命名。

第二天上午天气不错,十一月中旬难得有这样的天气。我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上开着车,一路把农庄和道路指示牌指给他们看。“这块篱笆里面就是赛克斯顿的土地了。”我说。

“还真够大的。”我母亲说,“哈里,你总是会结交有钱人。”

我父亲马上生气地反驳道:“我是在《美国枪手》^②杂志上看到他的信,这才写信联系他。我可不知道他有没有钱。而且,我一直不知道他跟赛克斯顿军火公司有关系。”

“他几年前卖掉公司后,买下了这片土地。”我说,“有时候,他住在佛罗里达^③和纽约^④,不过一到打猎季节,他总是会回到本镇。”

① New England, 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的总称。

② *American Rifleman*, 美国一本关于武器的月刊杂志。最早出版于1865年,当时叫《步枪杂志》,历经数次改名后,于1923年改为现在的名称。

③ Florida, 美国南部的一个州,亦属于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有很多著名的度假胜地,包括迈阿密。

④ New York, 隶属纽约州,全世界的大都市,著名金融中心,又称大苹果。

蓝思警长跟我说过，他收集了很多古代兵器。”

雷德尔·赛克斯顿亲自到门口迎接我们。他穿着流苏鹿皮夹克和马裤，身材很高，脸色红润，气质高贵。他头发剪得贴着头皮，已经灰白了。看到他和老爸在一起的样子，不知怎么，我联想起“一战”老兵的重聚。当然，我知道战争期间赛克斯顿在大后方忙着发财，而我父亲只在家乡征兵局干过。

赛克斯顿冲我随意点点头。不过，见到我父亲他好像真的很开心。“我天天盼着你的来信，哈里。你的信比报纸上大部分内容都要言之有物。这位一定是桃乐斯了。”他对我母亲说，“欢迎来到北山镇，二位。请进，快请进来！”

我从没见过赛克斯顿的家人。一位年轻女士抱着一捧鲜花出现在我们面前。赛克斯顿介绍说这是他妻子。我吃了一惊。“今晚有霜冻，”她说，“所以，我得赶紧把花都摘下来。”

她名叫罗斯玛丽。赛克斯顿大概有六十岁了，看样子妻子比他小上三十岁。她多半是赛克斯顿的第二任妻子，长得很迷人，态度也亲切友善。我努力回忆有没有在镇上见过她，想了半天，好像是没见过。这也不奇怪，毕竟一年中，赛克斯顿住在本镇的时间并不长。

“附近猎鹿怎么样？”我们在四面墙上装饰着木板的起居室坐定，围拢在壁炉火光周围，我父亲问道，“我想趁过来玩的时候，打打猎。”

“现在正合适。”雷德尔·赛克斯顿说，“再合适不过了。实际

上,我已经约了几个人明天上午一起打猎。如果你愿意,可以加入我们。我们就在这片地头,池塘那边活动。我有将近三百英亩土地,大部分土地都覆盖着树林。我还在那边修了栋打猎小屋。”

“多谢你盛情邀约。”父亲微笑着,痛快地接受了邀请。

“也欢迎你来,山姆。”赛克斯顿明显是附带邀请,“你母亲也可以一起来,我们去打猎的时候,她可以和罗斯玛丽待在家里。”

我咕哝着还要看病人,不过我知道,完全安排得过来。能和老爸再次一起打猎,像多年前那样,我还是挺愿意的。哪怕想到屠杀小鹿,让我有点恶心。“你们几点开始?”

赛克斯顿想了想:“很早。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七点就来。同行的还有我邻居,杰姆·弗里曼和镇上的比尔·翠西。我大概还会请蓝思警长。一行总共六个人。”

比尔·翠西是个房地产商,跟赛克斯顿做过生意。杰姆·弗里曼则是个成功的农场主。我跟他们俩都很熟,最近还给弗里曼的小女儿看过病。没什么大不了,就是小孩子常得的小病。

“我们一定到。”父亲对赛克斯顿说,“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收藏怎么样?我早就心痒痒了。”

雷德尔·赛克斯顿笑了起来,带我们进入隔壁房间。整整两面墙上,几乎挂满了玻璃展示柜。柜子里琳琅满目,大部分都是木柄武器。我们的主人迅速一一介绍了一遍:“我收集古兵器很多年了。虽然我们一年只来住几个月,但我觉得,这种收藏就适合放在本地。这个绳子一样的东西是投石器。把石头放在上面

的小包里，举起来绕着头甩，石头就会飞出去。牧羊人大卫^①就是用它杀了巨人歌利亚^②。这个是印度的弹弓，两条皮筋中间固定着弹匣。”

“真不寻常，”我父亲低声道，“我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这些标枪是澳洲土著用的。当然，这回旋镖你们应该很熟悉了。这些是飞镖、标枪和投掷的飞梭。隔壁的杰姆·弗里曼可以跟你们讲讲，在大战中，他怎样从飞机上往下扔飞镖的故事。”

“请看，这个木制标枪投掷器来自南非。把枪头插进这个孔，投柄就像连在手臂上一样好用。爱斯基摩人使用的鱼叉也有类似装置。然后，请看巴塔哥尼亚人^③用的链球，一根手柄上用皮带连着三个球，主要用来勒毙猎物。”

我抢先走到另一个展柜前：“这些宝剑的年代似乎近些。”

“那些啊，是西太平洋岛屿原住民用的仪仗宝剑。”赛克斯顿说，“注意看这个棍子，边缘磨成鲨鱼牙齿状，足以致命。有时候我用来杀死受伤的鹿。看到这些椰子壳做的盾牌了吗？来自同一个地区。”如果不是他妻子打断，他可能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小时。“那不是詹妮弗吗？”罗斯玛丽叫道。我看到窗外有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正推着自行车走过。“来吧，”赛克斯顿夫

① 《圣经》故事中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善于弹琴的牧羊人，用一个投石器杀死了前来入侵的残忍巨人歌利亚。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所描绘的就是这位牧羊人。

② 上述故事中的巨人。

③ Patagonian，南美洲南部主要印第安部落之一。

人对我们说，“我给你们介绍我妹妹。”

我们全跟着她来到院子里。她妹妹一边把自行车停在空置的鸡舍里一边接受姐姐的介绍。“詹妮弗，这两位是哈里和桃乐斯·霍桑夫妇，这位是他们的儿子山姆·霍桑医生，就在本镇开业。霍桑先生和夫人这礼拜来探望儿子。哈里是雷德尔的朋友。”

詹妮弗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罗斯玛丽非要让我来陪他们待一个月。能多见到几个人，我真高兴。我想，在纽约待久了，自然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

“你对自行车很熟练嘛。”我说。

“雷德尔不许我骑到树林里去。他怕我被猎人们误当成鹿。”她好看地嘟起嘴，“你会把我错当成鹿吗？”她问我。

“也许吧。”我承认道。

我们正想告别，隔壁农场的杰姆·弗里曼来了。他穿过原野，朝主屋走来，体格壮硕。我总觉得他更像一个摔跤手，而不是农场主。“天气预报说晚上可能有小雪。”他对雷德尔·赛克斯顿说，“你最好打开水龙头，免得水冻上。”

赛克斯顿点点头：“我想你说得没错。”他转身对我父亲解释道，“我在小屋里准备了一个蓄水缸，有点水，方便煮咖啡、冲饮料、洗碗之类的，还可以冲厕所。”

“像家一样舒适。”我母亲干巴巴地说。她一直不怎么喜欢打猎。我还记得小时候，在礼拜天下午，父亲带我去打野鸡之后，她

总会埋怨很久。

谷仓背后的大水桶上绕着一百码左右的水管。雷德尔·赛克斯顿拉起一头，牵在手里，带我们一起走向打猎小屋。“我带你们去看看明天上午活动的地方。”他说，“我会整晚开着水龙头，免得蓄水缸里的水冻上。”

他转过头对邻居说：“杰姆，明早我们一共有六个人。哈里和山姆也会来。我还想请蓝思警长。”

“很好啊。”

我们穿过两棵大橡树，翻过小山顶。在我们脚下，五十码左右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原木板搭建，由好几个整棵树干排成房顶的粗陋小屋。小屋位于池塘旁，在清晨的阳光中安静地矗立着。赛克斯顿扯了扯水管，拖着它穿过一片低矮的草地，朝山下走去。水管比浇花用的那种粗不了多少，但本地农民经常一买就是几百码，用来灌溉田地。

打猎小屋内部比外面看起来大。可以轻松地容纳我们这群人。罗斯玛丽·赛克斯顿和妹妹詹妮弗也跟来了，还有赛克斯顿、弗里曼、我父母加上我，一共是七个人。屋里天花板不高，不过我可以随便站起来，四处走动，不用弯腰。小屋里有野外用的炊具、粗糙的椅子，一张桌子，甚至还有个小冰柜，可以储藏食物和饮料。在墙边的架子上，固定着一个金属缸子，里面装满了水。赛克斯顿把水管一头放进缸子里。

“这玩意儿可以装三十加仑水——差不多和普通木桶一样

大。”他对我父亲说，“水管从缸子上伸进去。我打开那边的水泵，刚好可以放上一晚上水。当然，水势要开小点。多余的水就排进池塘里。”

“这墙上洞还真不少。”我说。

“都是架枪的洞，山姆，”我父亲抢先答道，“对吗，雷德尔？”

“当然！明天早上，我们留几个人在这里等着，其他人就把鹿朝这边赶。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洞，趁猎物穿过那片平地时，开枪射击。”

“真是个好办法！”我父亲热切地说。

“我就知道。”我母亲咕哝道。

詹妮弗小声说道：“这么看来，我和你就负责烹调猎物了，罗斯玛丽。”

赛克斯顿夫人哼了哼：“那也要他们猎得到鹿。我敢打赌，鹿肯定能逃掉。”

然后，我们慢慢走回山上，看着赛克斯顿打开水泵，水流通过管子，慢慢流向简陋的打猎小屋。然后，弗里曼朝自己的农场走去。我也带父母回到车旁。“明早七点，别忘了。”雷德尔·赛克斯顿在我们身后喊道。

当晚吃饭时，我母亲承认雷德尔夫妇人不错。“跟一般的猎鹿者比起来。”她又加了一句。

父亲忍不住笑了：“桃乐斯，我认为赛克斯顿夫人根本就不打猎。别把他们混为一谈。”

“我得回诊所一趟，”我说，“看看爱玻留没留消息给我。”

“去吧。”母亲开始收拾碗碟，“你父亲和我反正也得早点睡，明天我们要起得和鸡一样早。”

“比鸡还早，桃乐斯。”我父亲纠正道。

我开车回到办公室，发现只有一条重要消息。有个农场出了事故，使我的一个病人住了院。我开车去圣徒纪念医院看他。离开医院时，我碰到了比尔·翠西。比尔总是衣冠楚楚，衬衣领子烫得笔挺。他看起来更像个银行家，而不是地产商。我以前不知道他也打猎，特意跟他提了提。

“山姆，我会打猎并不比你也会打猎稀奇。怎么，你也要去？”

“我父母刚好来探望我。老爸是赛克斯顿的笔友。赛克斯顿邀请我们加入。我们今天早上还去过他家一趟，很不错的地方。”

“他小姨子也在吗？”

“你是说詹妮弗？是的，她也在。姑娘挺可爱。”

比尔·翠西用手拉了拉笔挺的领子：“上周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好像在弗里曼家看到过她。不过，我不敢肯定。也可能是赛克斯顿夫人。她们长得很像。”

“近看倒不太像。也许你看到的是弗里曼家某个女儿。”

“不是。我认出詹妮弗常骑的自行车了，停在房子一旁。”他冲我眨眨眼，“她跟我说过，对乡村生活感到厌倦。”

“今天跟我们见面时，她也提到过类似的话。”我说。

“好吧，明早见，山姆。睁大眼睛，也许你会看到比鹿更有趣的东西。”

一直到回家，我还在想他说的话。一进门，我发现母亲端着一杯热巧克力坐在窗前。“我睡觉前得先放松放松，”她说，“不过你父亲可不需要。他已经鼾声如雷了。”

“父亲他身体怎么样，妈妈？”我坐在她身旁的沙发上，问道。

“就他的年纪来说，还不错。上礼拜他去看了看医生，心悸的毛病。山姆，明天打猎时多留点神。”

“当然。”

她喝了口热巧克力汁，叹口气：“我一直不喜欢他打猎。也不喜欢你跟着去！”

“我有二十年没打过猎了——上一次还是跟他一起。我明天愿意去的唯一原因是，他希望我去。”

“山姆，他永远把你当成他的小宝贝。”

“我确实永远是他的小宝贝，也是你的小宝贝。”

“不，不，”她摇摇头，“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应该成家立业。”

“我知道，母亲。”

“上个圣诞节，你写信来说起婚礼，我还以为你说的是自己的婚礼。”

“是蓝思警长。他比我年纪大多了。”

“别让时光悄悄流逝了，山姆。别成天忙着看病啦、当侦探啦。总有一天，你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老头，没人爱的老头。”

“嘿，”我笑道，“别说得这么严肃！行了，我们都该上床了。”

我调了五点半的闹钟。”

“好吧，”她吻了吻我的脸，“不过，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那之后，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鼾声，我不禁在想，母亲是不是也没有人爱她。

第二天清晨，我被闹钟吵醒。整晚睡得还不错，完全没有做梦。我看了看窗外，已经积了薄薄一层雪。天还黑着，我听到父母进出浴室、穿衣服的声音。

“早上好，”我大声叫道，“昨晚下了有半英寸的雪。”

“正适合追踪鹿的痕迹！”父亲很兴奋。

“当然！我去准备早餐。”

一小时后，我们出发前往赛克斯顿家，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白雪上只有为数不多的车辙，我们转向赛克斯顿的私家小路，我意识到那些车辙中，有一对属于蓝思警长。他比我们先到。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蓝思警长靠在车边，身旁放着猎枪，正在和赛克斯顿还有杰姆·弗里曼聊天。

“积雪了，太好了！”雷德尔·赛克斯顿跟我们打完招呼，说，“鹿这回别想逃掉了！”

詹妮弗从房里走出来，带着足够大家吃的三明治。罗斯玛丽·赛克斯顿匆匆跟在她身后，迎接我母亲：“请到屋里来，暖和一点——而且安全。”

就在此时，另一辆车停在了我的斯图兹后面。比尔·翠西下